

走进石家庄中华老报馆

赵兴林

5月中旬，笔者采访中华老报馆保定分馆的报道见诸报端后，有读者建议再写一下石家庄的中华老报馆本馆。7月中旬，笔者赴石家庄作了一番采访。

中华老报馆 缘何建在石家庄

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国安69号的中华老报馆，拥有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的收藏空间；狭长的长廊，存放并展示着从明朝崇祯时期、中华民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、“文革”时期、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年代的各种报刊500多份，还有相关杂志、图书、史料等藏品8000余种；另有不同历史时期专题老报馆影像资料800余部。藏品内容涵盖社会史、新闻史、革命史等，是目前国内民间藏量较大的老报馆史料馆之一。

中华老报馆缘何建在石家庄？冯艺馆长说，这里面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。偶然性，是在这里物色到了合作伙伴；必然性，是因为石家庄是河北省省会，河北省又是抗战时期我党创建的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冀热辽革命根据地的所在省份。晋察冀日报、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乃至后来两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，都与河北有着深厚的渊源。从老报馆的藏品看，红色报刊系列、抗日战争史料系列、晋察冀报刊系列、解放战争报刊系列、红色文物系列、人民日报珍品系列，无不与河北省紧密相联。

红色报刊与文物 收藏尤为突出

报纸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媒体，老报纸则记录了历史的变迁。从中华老报馆展出的藏品不难看出，冯艺多年来从事报刊史料的收藏、开发、研究、利用，都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己任，其中红色报刊与文物收藏尤为突出。

说起红色报刊与文物收藏，冯艺有讲不完的故事。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，原中央苏区的《红色中华》报改名为《新中华报》，因种种原因，民间藏品难得一见。2009年，他得知陕北有人手中有一张《新中华报》旧报纸照片，但要价高，他当即与对方联系并成交。接着，他把目光投向《红色中华》报。他为此几下江西，多方打听，终于从当地老乡手里弄到“泥巴球”报纸。当年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，有些老乡为保存《红色中华》报，将报纸外围糊上泥巴砌进墙里。恢复报纸原样，要用水慢慢冲洗“泥巴球”，从破碎的报纸上辨认出“红色中华”报名，版面内容是中华苏维埃于1932年在瑞金召开第一届运动会，其中“赤色运动会成功了”的新闻，十分醒目。

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，被中华老报馆列为收藏的重中之重。10多年前，冯艺从互联网上



中华老报馆大门



中华老报馆院子里展示的老式印刷机

2015年，中华老报馆在石家庄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展，呈现多份珍贵史料。其中《帝国画报》《军国画报》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真实反映。《日清战争绘报》第一号创刊号，采用红黑套色印刷，出版时间是明治27年（1894年）9月6日，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，刊有大清国北京全城之图和日军攻击威海卫之图；《日清战争实记》则是为记录甲午战争中的日军战绩而出版的刊物。这些报刊，当初是为了炫耀日军的军威，今天则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罪证。

采访中，冯艺搬出一叠捐赠证书，显示他曾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及新四军军部纪念馆、西柏坡纪念馆、毛泽东著作博物馆、华北烈士陵园等单位捐赠老报纸及实物，以丰富这些纪念馆的展示内容，实现了老报馆藏品的社会价值。

让老报馆实现自身价值，需要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。这些年来，冯艺通过学习中国新闻史、中国现代史、中国近代史，基本掌握了一些重大事件及其相关的重要人物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比如，他了解到，当年的报纸曾经报道过3个董存瑞式的战



左图、上图：中华老报馆馆长冯艺给各方参观者介绍展品



得知有人要出售1948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创刊号，索价8000元，后来看到那张报纸是用大白纸（新闻纸）印刷的。此前，他曾见过同样自称人民日报创刊号的报纸，是采用土纸印刷。为辨别真伪，冯艺多方找寻并买到《晋察冀日报》的合订本，发现刊登“本刊终刊启事”的报纸，同样是用大白纸印刷的。经分析判断，网上出售的那份人民日报创刊号是真品。原因有二：一是买到的精装《晋察冀日报》合订本是用布料包装的，与晋察冀出版的“毛泽东选集”包装用料一致；二是按惯例《晋察冀日报》每逢重大事件才用大白纸印刷。这样，冯艺高价买回了这份报。

还有就是收藏人民日报系的《人民晚报》。他在北京旧货市场上看到《人民晚报》合订本，共91期，出版时间是1949年5至7月，索价3万元。当时不敢确认它是否为人民日报子报，经仔细辨认，《人民晚报》出版单位是人民日报社，由此判断《人民晚报》确属人民日报系，刊登文章的文风有别一般报纸。

“历史的记录与见证”昭示今人

报刊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历史记录与见证。中华老报馆收藏纸具有种类多、数量大之优势，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。让老报馆实现的自身价值，必须面向社会。2014年，中华老报馆在石家庄举办“走近——你没见过的老报纸”展，其中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2年创办的《北洋官报》，吸引了不少观众；创刊于1905



中华老报馆院中的展示墙
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

刀锋金石刻春秋

叶晓楠 程钰



博物馆展区一角

在北京市海淀区五塔寺村，隐匿着一座石刻文物专题博物馆——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。那里陈列着2600余件石刻藏品，记载着华夏近千年的历史。日前，笔者来到了这个隐匿于高楼大厦间的院落。

石刻记者史

走进大门，静静矗立的石碑和参天的银杏让人远离一切喧嚣。风铃袅袅荡清音，心也随之静了下来。

这座坐北朝南的博物馆以中轴线建筑为中心，分为中、东、西三路展区，以露天和室内两种方式展览。西路有陵墓石雕、寺观碑刻、西部碑廊、金石走廊等展区，东路分为祠墓碑刻、综合碑刻、会馆碑刻和石刻法帖等展区。

沿着郁郁葱葱的小路往前步行数米，映入眼帘的是中轴线上的金刚宝座塔，这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塔由宝座和五座小塔组成。

放眼望去，金刚宝座塔的塔座上遍饰孔雀、天王和菩提树等宗教题材雕刻。宝

修缮历时26个月。从庭院地面、地下管线、石碑基础加固，到遗址防水抢险、安防系统升级改造，石刻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和改造。

这项大工程在实施中面临重重困难，但是在馆长王丹眼里，这是“给文物以尊严”。王丹说：“我们自己保护得好，别人才会肃然起敬。”在实施过程中，她带领专业团队做了充足的规划和准备，工程得以顺利地进行。

2015年12月31日，博物馆改造完毕，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。



临时展览「花木邂逅」

展览“活”起来

伴随着石刻艺术博物馆面貌的焕然一新，围绕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和活动层出不穷。

“我们希望展览对人很‘体贴’，不想让多余的元素喧宾夺主，让展览既不干扰游客又能帮助他们。”王丹说。

为了让观众更加贴近石文化，博物馆打破藏品与观众分隔的惯例，除了为碑廊墙上镶嵌的石刻做了钢化玻璃保护罩，其余近80%的藏品基本为开放式的陈列。无论是在露天还是展厅，只有些许绿植和散沙稍作分界，有些甚至与游客零距离。

“这是北京地区出土最早的有纪年铭文的石刻，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神道柱。”工作人员闫霞向我们介绍道。

在这里，从石头到石刻，各式立体石雕、拓片、墓碑，一时让人眼花缭乱。

细细观看，或是内涵丰富的墓志铭，或是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或是活灵活现的动物，这些记录人类生活、宗教和文化的石雕艺术品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。

旧址换新貌
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在真觉寺的遗址上发展起来的。

明永乐年间，印度高僧班迪达来京，向明成祖敬献了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塔的建筑规式。明成祖照此专为其建立真觉寺，供其居住。到成化九年的时候，金刚宝座塔建成，当时寺内也有大小殿宇楼阁200余间。

但这一切都在清末毁于火。至20世纪初期，寺内除了金刚宝座和银杏古树外，其余建筑都消失殆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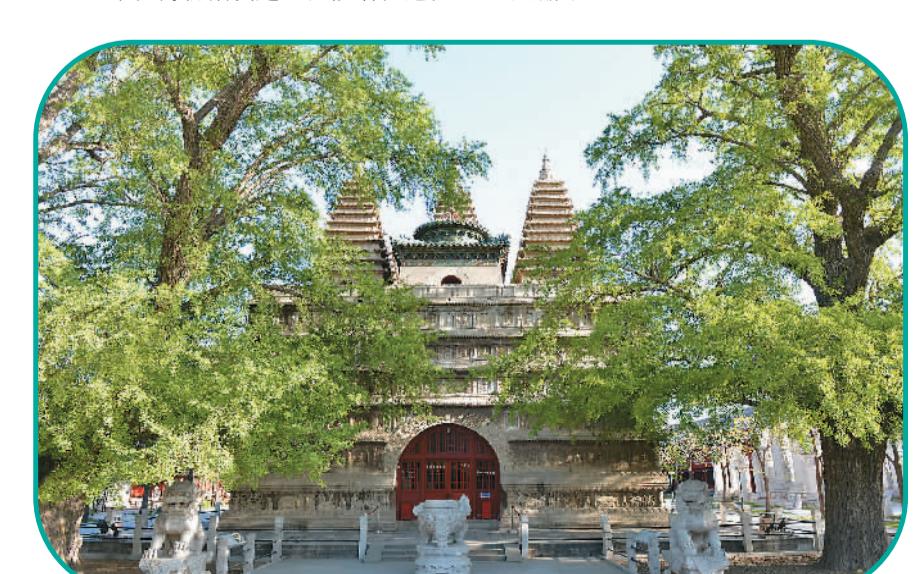
1987年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建，赋予真觉寺遗址新的生命。博物馆在充分利用遗址石刻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了保护和重建。

2013年，博物馆决定进行修缮，这次

修整后的博物馆客流量明显变多了，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宋长忠表示，他们也在继续推出周三免费参观等惠民政策，希望更多的人能有机会接触石文化。

提及对未来的展望，王丹说：“我希望馆内资源可以更加开放，提高资源的共享率。我们希望做文化的引领者，以平和的方式吸引更多热爱文化、历史、艺术的人走进这里，喜欢这里，爱上这里。”

（本文照片均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闫霞摄）


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远景